



——国民男神——

水千澈 作品

上

我遇到一个人，看他顺眼，打算把他当亲弟弟疼。

然后，我对他有感觉了，怎么办？

在线等，挺急的……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民男神

水千澈 作品

[上]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男神/水千澈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52-3802-7

I. ①国…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7920号

书 名 国民男神

著 者 水千澈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孙小淋

特约编辑 孙小淋

封面设计 千 千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5.5

字 数 6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802-7

定 价 79.80元(全3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第一章	归来	1
第二章	出名	21
第三章	皇途	39
第四章	黑子	60
第五章	演技	77
第六章	相处	93
第七章	绯闻	113
第八章	救人	135
第九章	虐渣	153
第十章	嚣张	177
第十一章	谋算	198
第十二章	出击	223

第一章 新剧	243
第二章 纠纷	267
第三章 惊艳	286
第四章 野心	307
第五章 危险	323
第六章 心动	341
第七章 晚会	360
第八章 娱记	380
第九章 心意	399
第十章 男神	420
第十一章 亲吻	440
第十二章 暴露	461

第一章

归来

（编者按：本书为《归来》系列小说的第一部，也是该系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全书共分十二章，每章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本书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关于人性的探索之作。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黑暗，感受到了生活的真谛。本书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尤其是喜欢小说、喜欢探索人性的读者。本书的出版，无疑为读者提供了一本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归来》系列小说的正式启航。我们将继续推出该系列的其他作品，敬请期待。）

第一章 风华	489
第二章 过节	507
第三章 完美	526
第四章 矛盾	546
第五章 诱惑	564
第六章 七少	586
第七章 广告	606
第八章 浪漫	626
第九章 执念	645
第十章 守护	666
第十一章 同居	685
第十二章 性别	702

第一章 归来

国 | 民 | 男 | 神

司凰从睡梦中惊醒，抓着被单的手指泛白，额头青筋微突。

从窗帘透出的朦胧光线让司凰知道现在应该是凌晨。一双黑沉沉的眼眸被汗湿的黑发遮掩，从喉咙里发出粗哑的喘息声，就好像是困兽的挣扎。

“哈……呵呵……呵呵呵！”忽然，粗哑的喘息化为了笑声，初听着像是很愉快，可是配合司凰现在一手捂住双眼、昂着脖子的模样，就显得诡异起来。

笑到最后，笑得喉咙生痛，那笑声也更像是在抽泣，绝望而疯癫。

一直到笑不出来，只剩下细微的呼吸声，捂住双眼的手才向上撩开汗湿的黑发，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也露出了被隐藏的眼眸。

如果有人在这里，一定会意外这双眼睛里不但没有一滴泪水，反而冷静得可怕，太过冷静的黝黑中透出一丝魔性。

“你还要逃避到什么时候？”

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声音，并没有让司凰的脸色有丝毫变化，她无声地扯动了一下嘴角，掀开被子下了床。

浴室里有一面全身镜，司凰站在镜子前，看着对面映出来的人。

少年十六七岁，四肢纤细修长，线条流畅优美，肌肤在浴室的灯光和瓷砖的反光下更显得白如玉瓷。最美好的是她的一张脸，饱满的额头下，长长的眉毛几近入鬓，眉形无须修剪，自然有形，眉下的双眼半眯着，眼尾上翘，与长而密的睫毛配合得完美无缺。此时，里面的瞳仁正冷冷地盯着镜中人，无情的神色使得这张还很稚嫩的脸显得冷酷而浓艳。

这是一张被上帝亲吻过的脸庞，美丽得无关性别，雌雄莫辨。

不过，如果不去看她的身体，一头凌乱的短发很容易让人将她误认作男孩。

事实上，她现在的身份，乃至身份证上，都是男性。

司凰高深莫测地盯了镜子里的自己半晌，忽然闭上了眼睛，过了两秒再睁开的时候，眼里的黑暗已经彻底消失，犹如雨过天晴的碧蓝天空，眉宇展开，绽开并不算灿烂的笑容。

纯真，无邪，犹如天使！

只是天使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嘴角的弧度微微变化，充满厌弃的嘲讽。

司凰转过身，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背上纵横交错的鞭痕。

这三天，她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除了吃饭就是躺在床上养伤，还有回忆前生的一幕幕，总结出一句话——她前世二十八年的人生，一直都在为别人而活，被人利用完全部的价值，连死后都没有一块葬身之地，被抛尸野外。肉身被人凌辱后又被野兽啃食，最后爬满虫蚁，成为大自然的养料。

三个夜晚，她都在做着同一个梦，梦中的她一次次地体会着死亡时那种漫长的绝望和痛苦。

“你还有十天的寿命。”脑海里又响起恨铁不成钢的声音。

这回司凰回应了：“我知道。”她转身打开淋浴，声音在水声中逐渐模糊，“这次，我会比任何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

重生回来的司凰今年才十六岁，身高却已经有一米七二，即使在同龄的男生里也算中上。

她打开衣柜，从里面一堆暗色系的衣服里选了一件灰蓝色的T恤穿上，外披黑色针织衫，下面配一条同款的黑色休闲牛仔裤。再看镜子里的自己，额前略长的黑发遮住了半张脸，让整个人显得很阴郁。

司凰回想了一下，十八岁以前的她就是这样内向阴郁的形象，是司桦的影子，用来凸显司桦的光明，绝对不能抢了他的风头。直到十八岁后她的价值被挖掘出来，才被允许现于人前，却成了更可悲的提线傀儡……

嫣红的嘴唇勾了勾，司凰伸手把额头的黑发往上撩了撩，露出了完美的脸庞，还嫌不满意似的对着镜子摆了摆姿势，微微挑高眉毛。刹那间，哪里还有什么阴郁少年，分明是个光芒四射的超模！

砰砰！房门被敲响了两下，一个面无表情的妇女端着早餐走进来。

原本打算和平时一样把早餐放下就走，忽然听到窗帘唰地被拉开的声音。她本能地抬头看去，见修长的少年刚刚放下拉窗帘的手，好像是深深地呼吸了一回，接着扭头看过来。

“早上好。”

晨光笼罩的人，优雅的笑容，清醇的嗓音。

咚！

司凰淡然地看着落地的餐盘，悠闲的脚步有种说不出的高贵儒雅。在呆立的王妈身边停住，低头在她耳边低语：“昨天晚上被小情人伺候得快乐吗？”

王妈一愣，用一贯死板的表情看向司凰，头却突然被一只手压住。一股巨大的力道将她压倒在地，她的面庞好死不死地正好压在刚刚落地摔碎的餐盘上。

“啊……嗯！”嘶喊声还没有叫出口，头就被更加用力地压了下去，嘴唇都被压得变形了。

“嘘！”司凰蹲着身子，柔声安抚，“安静点。”她放开的手慢条斯理地在王妈衣服上擦拭着，“放心吧，你的小情人不会因为你破相就离开你的，毕竟我卡上的钱不少。”

原本要大怒的王妈闻言脸色一僵，心里在挣扎着，不确定司凰是不是真的知道了什么：“大少爷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污蔑！大少爷的卡虽然是由我保管的，可每一笔钱我都花在了大少爷身上。”

一句话说完，王妈就闭嘴了，被碎片扎的伤口太疼了。

半晌没听到司凰的回应，王妈抬头才发现对方已经走出去了几米远，那个背影笔挺却不僵直，和往日总是含胸低头走路的大少爷完全不一样。

回想起司凰刚刚低沉温柔的华丽嗓音，不知道为什么，王妈突然打了一个寒战。

下楼梯时，司凰抬眸看着正在用餐的女人和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少年，思绪转了一个圈。

她记得十六岁这年的鞭伤是被司智韩打的，挨打的原因是她晚上在夜店厮混，更重要的是她差点连累司桦遇害。

司智韩打她时一点都没留手，应该是真的没考虑过会不会打死她。打完之后就丢她在房里自生自灭，从没来看望过她。前生她因为这次重刑发了一场高烧，差点死掉。这次呢？应该是真的死了，这才换来了新生的自己。

司凰无声地轻笑。

下面大厅正在用早餐的白晴岚和司桦早就注意到了她，然后视线就离不开她了。

从楼梯上缓缓走下、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人，额发向后梳着，有点慵懒的凌乱，不过应该是用了定型水，不用担心它会落下来遮住眉眼；双眼半眯着，嘴角轻扬，带着一点刚睡醒的慵懒和惬意，还悠悠地打了一个呵欠，不但不显粗鄙，反而让人觉得有股浑然天成的贵气，就像古老贵族之家培养出来的天之骄子。

司桦的手指不自觉地用力，钢叉摩擦瓷盘，发出刺耳的声响。

这个声音不仅让白晴岚回神，也让司凰垂眸看去。司凰的瞳仁透出明亮的光芒，就好像看到了极其欢喜的事物。

司凰的脚步变得轻快，飞扬的眉眼让她气质一变。不谙世事的美少年来到两人的餐桌旁，伸出手……

哗啦！餐桌的桌布被掀翻，上面的餐点落在呆愣的两母子身上。

“司凰，你发什么疯！”白晴岚惊叫。

“哈哈！”司凰露出恶作剧的笑容，拿起落在地上的红酒瓶，朝还在发愣的司桦的脑门砸去。

“啊！”

白晴岚震惊地盯着手握破碎酒瓶的司凰：“你疯了？你疯了！”回过神，她立刻吩咐呆愣在原地的下人：“还愣着做什么？快把这疯子抓起来！”

司凰把破碎的红酒瓶里的红色液体都倒在了司桦脸上，看着在地上痛苦呻吟、表情扭曲的人，她的双眼弯成了月牙：“别过来，要不然我就割破他的喉咙。”

司凰的嗓音和她的脸蛋一样，就好像是受到了上帝的偏爱，华丽得能让人沉溺其中，稍微放慢语速，就跟羽毛轻抚心尖般让人身心发软。这一点司凰自己也知道，所以前世她时常刻意简单古板地说话，以免让人以为自己是在勾引对方，从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遭受更多折辱。可是现在，她没有隐藏。轻快的调子、柔和的语气，是看着司桦说的，让围过来的人都停下了脚步，因为他们看到，司凰用破瓶子的尖锐玻璃戳着司桦的脖子，那处已经破了口子，流出了不少血。

大厅里一片寂静，楼梯口，一脸血的王妈僵住了。她本来还想来告状，可眼前这一幕……

这时，除了躺在地上的司桦，没人能看清司凰的表情——她脸上的笑容快意而放肆，眼睛里面闪烁的光芒忽明忽暗，却透着野兽扑杀猎物般的犀利。

司桦喉咙里发出嘶嘶声，他第一次体会到实质的杀气，此时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晰地意识到，司凰是真的想杀了他，并且敢杀了他！

天啊！他是在做梦吗？三天不见，自己的这个影子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嗯……”司凰眨了眨眼睛，那一丝让司桦心惊胆战的黑暗隐匿不见。端详着司桦的模样，她笑了：“这才像点样子，不是说被我害得差点毁了吗？”

重新站起来，旁若无人地整理了一下衣摆，司凰面带微笑地往外走去。

周围的下人看到她离开，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拦着。

“司凰，有本事你就别再回来！”白晴岚尖锐的声音传来，细听还能听出声线中的一丝颤抖。

司凰轻轻点头。她当然知道自己今天这般作为，要是回来，一定会遭到司智韩又一顿毒打，不死也得半残。

她越走越快。等到白晴岚他们从初时的震惊和恐惧中缓过来，喊保镖来抓她，她可就跑不掉了。

然而就算明白这一点，司凰快速的步伐也不像是在落荒而逃，反而轻快得像是挣脱了牢笼的飞鸟、拆掉了铁索的野兽，哪怕为此遍体鳞伤，至少锋利的爪牙不曾锈钝，最后奔向更加肆意张扬的自由。

司凰不后悔刚刚的肆意妄为，一点都不后悔。

上辈子，她忍够了，傻够了，也受够了！

这辈子，她要为自己活，有债还债，有仇报仇，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

这是她在回来三天时间内早已做好的决定。

“哈哈！哈哈！哈哈……”

从鞋子踏出司家院子铁门的那一刻，司凰脸上的笑意就越来越强烈，最后化为畅快肆意的大笑。

“发泄够了？”

“这只是开始。”

“如果你继续这么作下去，十天都不够你活的。”

“放心，我说了不想死。”

“那你就快给老子去攒信仰，你个懒货！”平静的嗓音爆发了。

“你想活下去吗？”

枯黄腐烂的叶子覆盖在残缺裸露的身体上，缝隙里不时有肮脏的虫蚁在爬动，恶心的蛆虫拼命在腐烂的伤口中钻行。痛苦已经变得麻木，等待最终死亡的司凰，脑海里忽然响起这一声音。

她想：继续活下去有什么好？从出生就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同样是司智韩的孩子，自己却只能顶着一个死人的身份活着，原因是要保全司智韩的名声。十八岁前她是同父异母弟弟的影子，十八岁后明面上是顶尖影视巨星，背地里是家族笼络别人的“男”妓，辗转于各种人之间，死了都没块墓碑，身体肮脏得连自己都要厌弃。这样的她，为什么要继续活下去？

司凰依旧睁着眼睛，望着枝叶间透出的零碎光斑，喉咙艰难地动了动。

“想！”

冒出的却是这个字，沙哑不清。

这话一出口，司凰的双眼就涌出了两行浑浊的泪水。

是啊，身体的本能无法被思想欺骗，哪怕不幸痛苦成这副可悲的模样，她还是想活着。

她想活下去，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她要亲手把所有伤害她的人都推向地狱，让他们也品尝她受过的痛苦！还有更多、更多……她想要真正地活着，想要去做自己想疯了都没办法去做的事！

再次醒来的时候，司凰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十六岁被鞭打后还发着烧的那段时间。

三天来，她高烧消退，背上的伤也好了一些，那道声音也一直伴随着她，催促着她赶快去攒信仰。

“我的能量只能继续维持你十天的寿命。十天内，你再攒不到信仰，不但你会死，我

也会消失。”自称五宝的声音还在司凰的耳边催促着，“如果不是你正好死在我的身上，血液浸透了我……”

司凰打断它：“如果不是这样，你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岁月，才能等到一个可以融合的继承人。”

“你到底知不知道信仰是多难搞的东西？你只有十天！十天！”五宝几乎不抱希望了。可就像司凰说的，它等了不知道几百还是几千年，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可以融合五绝公子传承的人，怎么都舍不得放弃，更不想自己消失，“你现在的处境很不好，随便一个有点实力的人都能弄死你。难道你不想变强大吗？你只要搞到信仰，不但能维持寿命，还能得到更多好东西——只要你能搞到信仰！”

扑哧！司凰愉悦地眯着眼睛。

五宝稚嫩的声音气急败坏地说着广告词般的话，司凰不但不觉得烦，还乐在其中。这就是新生的感觉，她处在一切都还来得及改变的年纪，她现在很干净——是的，很干净！

司凰的眼里闪烁着一抹疯狂的执念。

繁华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那悠然行走的少年，甚至有不少年轻人偷偷拿起手机拍照，窃窃私语地猜测着对方是不是偶像明星。

作为聚光点的司凰并非不知道自己引发的情况，但她没有任何不自在，微微上扬的嘴角反而勾出更明显的弧度，侧眸向停在马路边朝这边拍照的三个女生看去。

偷拍的三个女生看到手机镜头里显出的男人时呆住了。

明媚的阳光也不及那张完美的笑脸：眉眼舒缓，弯弯的黑眸像是渗透着日光的清泉，专注且温柔地凝视着她们，嘴角的笑弧显得很温柔，又带点漫不经心的清傲。

他穿着黑、灰、蓝的三件套，简单的秋装勾勒出他比实际身高更显修长、比例恰到好处的身材，身后的背景是高楼大厦、繁华的街道和用目光追逐着他的人们。

这哪像是随手偷拍的照片，说是名模街拍都不为过。

三个女生还是学生模样，等她们回过神来放下手机，激动地想去看男神真人的时候，却发现对方早就已经走远，隐没在了人群中。

“啊啊啊！这是哪个新出道的嫩模还是影星？以前怎么没见过？我决定了，他就是我的男神！”拿着手机的女生先是失望，紧接着调出手机里的照片反复观看，激动得脸都红了。

“快快，把这张照片给我，我要放微博！人肉，绝对要人肉他！这个颜值，出道了不可能没人知道！”

“我也要！我要拿他做手机屏保，天天舔屏！苏死了，真是苏死了！”

已经远去的司凰脑海里响起五宝的尖叫声：“你刚刚做了什么？我竟然错过了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信仰值涨了？虽然很弱，随时都可能消失，可是涨了，它真的涨了！”

五宝努力回忆着司凰刚刚的每一分每一秒，并没发现她曾做过什么伟大的事。

司凰淡定地问道：“涨了几点？”

“三点。”五宝很诚实地回答。

司凰点点头。

五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司凰笑：“你说过信仰就是人们对我狂热的喜爱和崇拜，越多人真诚地渴望我活下去，我才能活得越久。”

“没错！这就是信仰，世上最纯粹、神奇的精神力！”

“那三点信仰点，来自那三个女生。”

“你对她们做了什么？”

“嗯……”司凰抿嘴一笑，“笑了一下。”

“……就这样？”

“就这样。”

五宝崩溃了。当年创造它的主人五绝公子为百姓上刀山下油锅、割肉喂鹰、舍己救天下……总共才获得了那点可怜巴巴的信仰值，用起来更是精打细算……

没等五宝想更多，就被紧接着汹涌而来的信仰值给震昏了头。

“你……你……你又做了什么，为什么信仰值又涨了？啊！十点、十一点……二十点……”

司凰想了想，猜测道：“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叫网络。”

五宝：“……”网络是什么，一种可怕的神器吗？

司凰的目的地是她目前就读的学校——H市最出名的华星艺校。

不仅她，司桦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不过司桦主修影视表演和管理，司凰主修的却是舞蹈和书法。

舞蹈和书法的确是帮助女生提升身价和气质的好专业，尤其是生在富有的家庭、不用担忧生活质量的女生。可是大家似乎忘记了，司凰身份证上的身份是男性，一直以来她在外人的眼里也都是个男性，让一个男人去学习舞蹈和书法，对他的前程能有多大的用处？

白晴岚给她报这个班，显然没安好心；而明知道这点却没有阻止的司智韩，应该早在那时就已想好了要把司凰当作工具来使用。

可怜前世年纪还小的她对亲情还抱有渴望，努力地去学习父母给自己安排好的一切，希望能得到司智韩的看重和嘉奖——她一直以为，司智韩不喜爱自己，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出色。

为什么司桦也在这所学校？原因在于司家的主要产业就是影视娱乐，目前影视巨头之一的风华娱乐就属于司家。

司凰出现在华星艺校的校园里，却没有一个校友能将她认出来。经过的人都会打量她

几眼，在心里暗自比较后，会忍不住惊叹、嫉妒或者羡慕——即使是在俊男美女如云的华星艺校，司凰的颜值也是顶尖行列。

“难道是转学生？”

“该不会也是为了柳导那部戏来试镜的吧？”

“那次试镜不是已经确定角色了吗？我记得是A班的司桦吧？”

“话是这样说没错，可是没到试镜最后一天，柳导还没宣布结果，就不算真正确定啊。”

司凰把周围一些谈话听在耳朵里，根据模糊的记忆加上问路，终于找到了试镜用的演出教室。哪怕今天是试镜的最后一天，来围观的人也不少。不过，除了试镜的人员，其他人只能安静地坐在观众座位上观看，不准喧哗。

司凰来到报名试镜的教室，工作人员先是惊讶于她的长相气质，然后断然摇头：“试镜的学生都是提前报名领了号码牌的，今天的号码牌早就发完了，就算我让你进去，到你的时候试镜也结束了。”

司凰听后，没有跟这位工作人员争执或者恳求，而是平静地转身往演出教室走去。

男工作人员看着她的背影，轻扯嘴角嘀咕着：“就这模样气质，就算不会演戏，也能红起来吧。”

有些人总是那么幸运，比如生来就有一副好皮囊，能轻易得到别人努力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

这时候心理不平衡的男工作人员还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他才会真正明白什么才叫上帝的偏爱，而那个被上帝偏爱的宠儿将成为全民心目中的神。

司凰放轻脚步，走进演出教室。

这里除了舞台有灯光外，其他地方都很昏暗，每个人的目光都落在舞台上，司凰的到来并没有引起过多注意。

刚刚有个学员已经结束演出，走进后台，舞台上只留下孤零零的木制轮椅，没多久，又有一名男生走出来，坐了上去。

这次试镜的角色是一名双腿残疾的世家公子。

毕竟时间过去得太久远，司凰并不记得这部戏里的台词，却记得前世她就是因为被司智韩一顿鞭打发起高烧，错失这次试镜的机会。最后，这个在整部三十集电视剧里出现不算多却贯穿全剧，全名一直是个谜，被剧中人称为“千机公子”，被女主称为“阿穹”的角色，被司桦获得。

当时，在这部名为“皇途”的电视剧大获成功后的庆功宴上，柳导对着镜头，直言不讳：“司桦是个出色的演员，却也只是个演员，他表演出来的……并非我心中的千机公子。也许是我要求太高，他毕竟是一个还没满二十岁的孩子，终究理解不了千机公子，也不是千机公子。”

不但如此，柳导还提到过，虽然整部电视剧的男女主都另有其人，可若单论个人魅力，没有谁能和千机公子相比。事实上也是这样，哪怕柳导说司桦没能演出他想要的千机公子，司桦却依旧因为这个角色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他的星途上踏出了第一步。

司凰弯身对身边坐着的女生轻声说道：“打扰一下。”

虽然被人打断了观看，陆宁宁却没有生气，反而因为那富有磁性的嗓音恍了一下神：“什么？”她扭头。

司凰诚恳地微笑：“能将你手里的剧本借给我看看吗？”

话语刚刚落下，剧本就送到了她的手里。

司凰：“谢谢。”

过了一会儿，陆宁宁才猛地回神，惊觉自己竟然盯着人家发呆，实在是太花痴了！双颊瞬间蹿上一股火热。等了几秒都没听到动静，她忍不住偷偷抬眼去看，却见对方正在认真地看剧本。

他安静地站在昏暗中，一手悠闲地插在裤袋里，一手拿着剧本。白皙修长、本应该落在钢琴黑白键上的手指，其伸张的角度都让陆宁宁觉得漂亮极了。她的视线顺着手往上，不由自主地落在对方微扬的嘴角处。陆宁宁没察觉自己喉咙的滚动，不过很快逼迫自己的视线离开了对方的嘴唇，却一下子沉溺进那双低垂的眼睛里。

他的眼神很认真，眼睑和睫毛随着书页上的字句在颤动，专注得就好像在看自己的挚爱。

时间流淌得无声无息，直到把千机公子的部分看完，司凰才将剧本还给身边还在盯着自己发呆的可爱女生：“谢谢。”她再次道谢。

“不……咕噜……用！咳咳咳，嗯！”陆宁宁一开口，就被自己的口水呛住了。咳嗽声惹来前面几个评审不满的目光，满脸通红的陆宁宁连忙用手捂住了嘴巴。

大概是她补救得及时，所以没有被“请”出去。

一只手轻拍她的背脊，陆宁宁猛地抬头，就看到对自己微笑的男生。对方的眼睛仿佛会说话，让她感受到对方无奈的歉意和安慰。

幸福来得太突然，让陆宁宁的咳嗽不自觉地消停了。

司凰绅士地收回手，她没有忘记自己男人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她注意到前面柳导的身影动了动，这说明他已经没有兴趣和耐性继续看下去了。事实上，作为一名著名导演，他能坚持亲临试镜现场到最后一天，尤其是在已经内定司桦的情况下，已经非常难得了。

这时，舞台上，穿着简易白色古装的试镜学生正坐在轮椅上，念着台词：“天下兴亡与我何干？你们找错人了。正如你们所见，我不过一介残疾。”

那名男生长相俊秀，很有古典美男的味道，为这次试镜也下了不少功夫，不仅穿了简单的戏服，还画了淡妆。坐在轮椅上的他，按照剧本所写的那样半垂着头，让人看不清他眼里的情绪，可是他那微皱的眉毛和抿着的嘴唇，无一不透出他内心并不平静的情绪。

少年还未及冠，无论是相貌还是身形都略显单薄，自嘲的语气和隐忍坚强的表情配合

出令人心疼的忧郁气质。

是啊，能不教人心疼同情吗？剧情中的千机公子乃隐世“千机门”最后的血脉，却生来亲人尽亡、双腿残疾、双耳失聪。

昏暗的光线中，没有人发现评审席中的柳导的眉毛紧紧皱起，那表情就好像是再也无法忍受眼前的事物。他终于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他的动作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不过接下来一声“哈”，又把人们的注意力给夺了过去，包括柳导的。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叫你走就走！”继不耐烦的笑声后又是一句斥责，清朗的嗓音、上扬的尾调，让人未见其主，脑海里就先浮现出了一个霸道又傲气的形象来。

哒、哒、哒——低沉而有节奏的脚步声从观众席所在的走廊上传来。

全场寂静。

早在喊声响起时，舞台上的试镜男生就错愕地转头朝声音的来源看去。

模糊的身影越来越近，先出现在众人视野中的是一双笔直的长腿。在光亮下看这双腿走路，每个人都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唯有刚刚站起身的柳导眼睛一亮，然后脸色严肃起来。

这种步伐乃古代王步，只有皇室才能使用。不仅是因为皇室规矩，还因为皇室衣着打扮繁重尊贵，在衣摆的阻碍下，要走得好看又不费力，唯有这般。

这孩子……

柳导盯着终于整个人都暴露在舞台灯光下的司凰，就算是他见多识广，也不禁为对方的相貌惊叹了一下。紧接着，他的注意力都被对方的举止和表情吸引，眼睛越睁越大，视线一刻都不离开司凰。

这时的司凰轻甩了一下手，又不耐烦地瞟了一眼舞台上的男生，然后伸手撩了一下腰下的空气，继而抬脚踏上舞台的阶梯……众人惊讶地瞪着眼睛，他们竟然在那一刻看明白了——司凰伸手撩起的，是并不存在的古袍衣摆。

“你这眼神是什么意思？见到本殿下还不知下跪行礼！”司凰在那男生两米开外突然停下，像是看到了男生某个不太好的眼神，眉毛拢成了一座山，随即又邪恶地笑了起来，“哈，本殿下倒是忘记了，你这残废，就算想跪也跪不了。”

“闭……闭嘴！”男生听到这看了不知道多少回的剧本台词，本能地接下了。他那恼羞成怒的语气，倒和他表现出来的形象很符合。

“嗯！”司凰像是受了重击，脸色突然红了，喉咙滚动了一下，生生咽下了要涌出来的血。她的身躯晃了晃，随即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盯着男生，一双眼睛黑暗深邃，杀机萦绕。

他是凤朝太子，再纨绔任性，也有皇族骨子里的尊贵高傲，他不允许自己在一个残废面前吐血，更不容许一个残废触犯自己！既然触犯了，就该死！

轮椅上的男生被司凰一双高深莫测的眼睛逼视着，竟然吓得脸色青白。这一刻，他很

庆幸自己是坐在轮椅上，否则一定会浑身瘫软地倒地，比现在的样子更难看。

男生眼前甚至出现了幻觉——剧本里描写的那个场景就在眼前，这个随时会下令斩下自己首级的少年就是凤朝太子凤苍，身穿紫黑龙纹华袍，头戴羽冠，一身皇家尊贵气质，傲骨不屈。

啪啪啪！忽然响起的掌声打断了安静的氛围，众人方才如梦初醒，再次看向舞台上的凤朝太子——哦不，是那个年纪不大的男生。

“哇！他好帅！”

“我刚刚竟然没有注意到他的脸！”

“……我还以为他真的要杀人，是我的错觉吗？”

“我也有这样的错觉。”

不怪他们以为是错觉，柳导的掌声一响起，司凰的眉眼就舒展开了，谁都没办法把这时气质安静的少年和刚刚那个气场霸道、杀机流露的人联系在一起，可司凰现在站的位置和现实都在告诉他们，这就是同一个人！

“虽然你表现得很好……”

柳导紧紧盯着舞台灯光下的司凰，这个孩子好像天生就该站在聚光灯下，被万众瞩目。

“可凤苍只能是安逸元。”

司凰对柳导弯了弯身，站直后微笑着说道：“我知道。事实上，我是为了千机公子而来，却没有得到试镜的机会，这才大胆用了这个办法。破坏了试镜会的规矩，很抱歉！可是我真的需要这个角色，并且自信能够成为他！”

不是演好他，而是成为他。

柳导的眼神更加深沉，台上这个表情真诚、眼神干净又热烈的孩子，这时候才像个十六岁的学子，有对梦想的热情和一颗赤子之心。

“千机公子不是凤苍。”

司凰绽开灿烂的笑容，声音也因为情绪而提高：“是的，我知道。”

“你只有三分钟。”柳导重新坐下来。

司凰转身对还霸占着轮椅的男生说道：“现在，这个舞台属于我。”

柳导闻言，哑然一笑。这孩子，真有意思！

男生一怔，随即脸红了，瞪着司凰的眼神有不甘，也有怨愤，还有等着看他出丑的嘲弄。男生从轮椅上站起来，离去时故意撞向司凰，却被司凰敏捷地避开，自己反倒狼狈地摔了一跤，惹来一阵哄笑。

对于这个躺在地上自讨苦吃的男生，司凰并没有去搀扶的意思。

虽然她这么做能落个大大的好名声，可……需要吗？司凰的目光闪了闪，没半点兴趣去触碰为了这点利益敌视自己的人。

等舞台上没有了多余的人，司凰才慢慢坐上了精巧的木质轮椅。